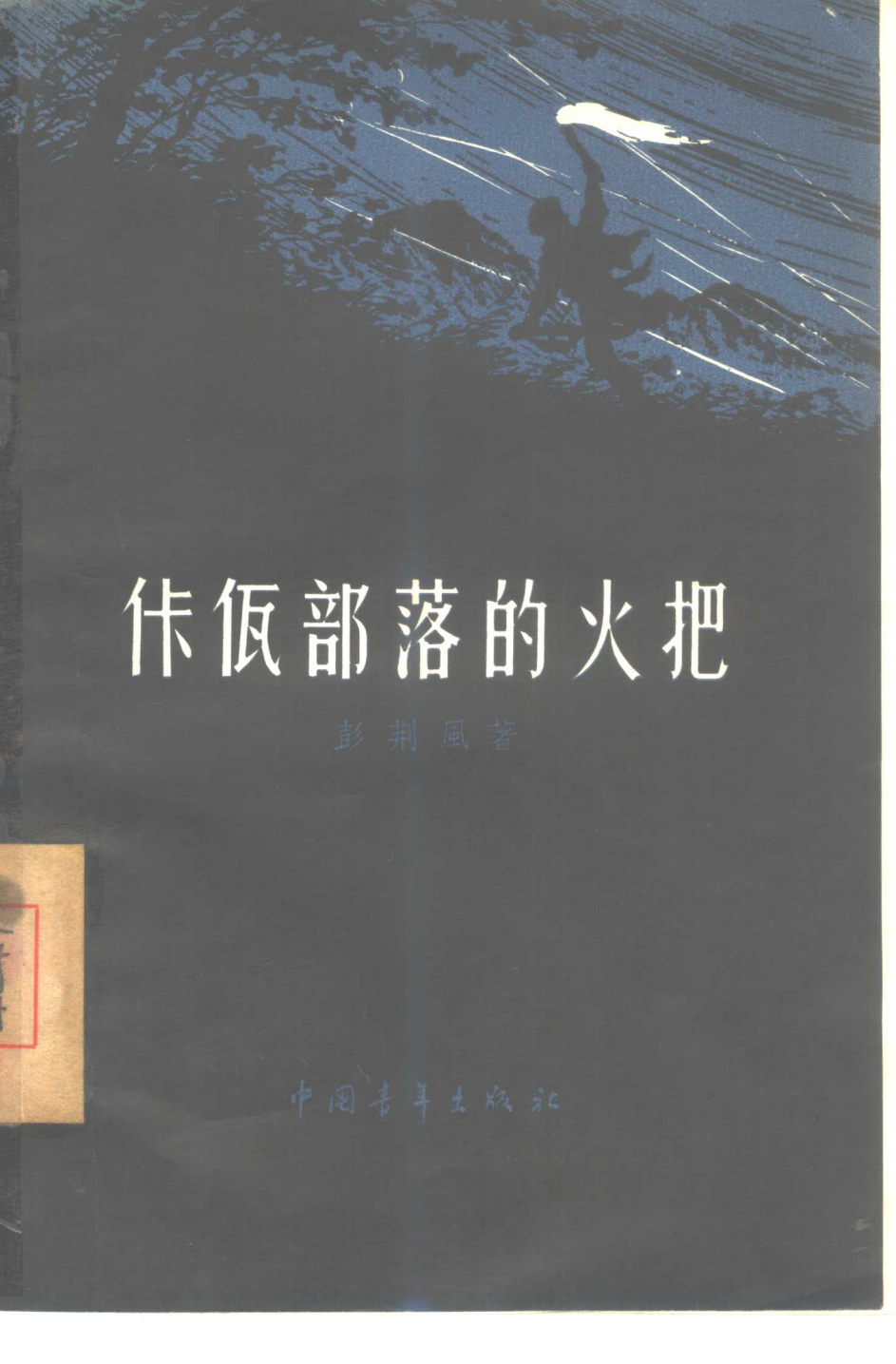




侏儸部落的火把

彭荆風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侏儸部落的火把

彭荊風 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春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8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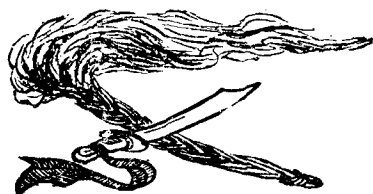
787×1092 1/32 3 1/8印張 56,000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定價(6) 0.26元

侏儸部落的火把

彭 荆 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包括七个短篇小說。它們反映了云南边疆佤、拉祜、傣、景頗等各族人民在保衛祖國边疆和建設幸福生活斗争中的动人事迹。

目 次

初到边防的士兵·····	5
冬夜·····	29
侏伕部落的火把·····	40
金色的盈江岸·····	49
边地春夜·····	64
途中·····	76
新嫁娘·····	90

初到边防的士兵

春天，又来到了滇南边疆上，原始森林里青翠墨綠的树杆上又露出了嫩綠的新芽。山崗上一群年輕的拉祜姑娘正在一边砍着柴，一边唱着山歌。

白云在哨兵的脚下飄浮。姑娘們的悠揚的歌声，傳到了那年輕哨兵的耳朵里。这是一种幸福的歌声，是在过去那种苦难的日子里所听不到的。哨兵听到了这歌声，臉上也露出了滿意的微笑；最初只是靜靜地听着，过了一会，他也合着节拍低声哼了起来。

在崗哨上唱歌是絕對不允許的。可是，这第一次站崗的年輕哨兵一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时，就觉得心里痒痒的，把条令上的規定也忘記了。不过他唱得很低，低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他叫石扎依，是个剛参軍的拉祜族新战士，到这边防前哨来也只是七、八天的事。剛解下那拉祜人的青布包头，穿上这整齐的軍服，丟下那用慣了的弩弓，背起这新式的冲锋枪，对于他來說，一切都是这样新奇。部队里有多少事是他沒見过的呵！象什么連長、指導員、卫生員……，使他这剛学会講汉話的拉祜族人真叫不順口。初来时，他就常常把“指導員”叫

成了“子彈員”，弄得別人常為這笑個好半天。這樣正規的生活他也是沒有見過的。他不懂：為什麼到了晚上，一吹哨子就要熄燈睡覺，連話也不准說一句。在他們拉祜人家裏，晚上幾個小伙子湊在一起，你要是高興，可以尽情地唱歌唱到天亮呢！……。

雖然，他對部隊生活是這樣生疏，但還是過得很愉快。老同志待他太好了，就象對待親兄弟一樣的關心他；半夜醒來時，他常發現有老同志在悄悄地給他蓋被子。但，最使他感到滿意的還是給了他一支沖鋒槍。多好的一支槍呵！在拉祜人中，最勇敢的英雄也沒有這樣好的槍呢！

優美的歌聲能把人帶入一種意境中去。聽到那些拉祜姑娘們的歌唱，石扎依彷彿又回到了那瀾滄江左岸的山寨裏。在篝火旁，在叶子寬大的芭蕉樹下，他又在葫蘆笙的伴和聲中，和那大眼睛、長睫毛的娜洛姑娘跳了起來。他覺得應該在姑娘面前賣力一些；他的歌聲也哼得更響了。就在這時，一個严厉的聲音喝住了他：“石扎依同志，在崗哨上怎麼能唱歌呢？”

這無異是一聲霹靂，石扎依這才記起來自己是在崗哨上。真要命，怎麼會唱起歌來了呢？他急速的轉過身來，看到了李排長严厉的脸色正注視着他，汗從他額頭上冒了出來，他慌忙低下了頭，靜待着批評。

李排長走近了，說道：“你看你，我走到你背後好一會了，你都沒發覺。擔任哨兵的能夠這樣麼？要是敵人來了怎麼辦呢？”

石扎依低著頭，沒敢吭聲。

李排長把語氣放緩和了一些道：“怎么不說話？你們班長告訴過你在哨崗上的規則吧！”

“告訴過了。”

“怎么又唱起歌來了呢？”

石扎依大着胆子說道：“排長同志！部隊里的規定这么多，一下子真難記得住呀！一聽見唱歌，我就忘了班長給我說過的話。”

李排長側耳聽了聽：那清脆的歌聲，確實是好聽，難怪會引起這年輕小伙子的注意。他說道：“扎依同志，你知道她們為什麼要唱歌么？”

扎依回答道：“她們高興得很呢！我是拉祜人，我懂得，她們是這樣唱的：‘有了毛主席的陽光，我們邊地變得美麗又漂亮，再沒有蟲賊來欺壓，我們拉祜姑娘也敢大聲的歌唱……’。”

李排長打斷他的話頭道：“她們唱的对。沒有蟲賊來欺壓，她們才敢大聲地歌唱。扎依同志，象你這樣：只顧自己唱歌，把哨兵的職責也放棄了，你不能保護邊疆人民，姑娘們可要唱着難聽的歌子來罵你了呢！”

扎依的臉又紅了，他低著頭道：“排長同志，我下次不唱了。”

“這就好，你是新同志，又是第一次，這次不處分你，下次就不行了。”李排長說。

“是。”扎依重新抬起了頭，精神奕奕地望著遠方。

停了一會，李排長又問道：“你來了这么多天，對連隊有什

么意見么？”

“只有一点意見。”扎依头也不回地說。

“你說吧！”

“你們叫我背着枪，可是，見了野兽也不准我打，我就是对这有意見。”他又指着山脚下的树林說：“排長同志，你聽見么，那边有麂子叫，只要你允許的話，我就背着这条枪去，保險給你打一对回来。”

李排長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他无可奈何的說道：“真没办法，你这老百姓习气又来了。”

就在这时，前边山头上响起了一陣急剧的枪声。兩人都怔了一下，李排長道：“可能是巡邏小組遇上了敌人。”話沒說完，赶紧往营房里就跑。

寂靜的营房里頓時沸騰了起来，紧急集合的哨子在紧促吹着，战士們都背着枪跑了出来，准备出动。

石扎依又忘了自己是在哨崗上，追着李排長跑了几步，大声喊道：“排長同志，是不是去打蠢賊？我也去。”

李排長气得回过头来大喝了一声道：“站住。你忘了自己是哨兵？”

石扎依这才停住脚步。

这天，巡邏小組和去接应的大部队，一直到黄昏后才回来。

他們在河边发现了三个越境的武裝特务，在短促的激战中打死了兩個，还活捉了一个回来。特别是三班的布都族老

战士普文，表现了超人的勇敢：有个匪徒跑到离界河边上只有一步了，眼看过了河就不能开枪打了，大家都很着急时，普文追上去一枪把那匪徒撂倒了。枪法是那么准，那匪徒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躺在界河这边。

这一次战斗后，普文立即成了这前哨部队的英雄。团的政治委员亲笔写了一封嘉奖信派骑兵团通讯员送来，命令指导员代为在部队前宣读；俱乐部的墙报组也准备专门出一期墙报，用大红纸剪着这样的标题：“向机智勇敢的布都族战士普文学习”……。

这叫石扎依看了，真是羡慕得心里痒痒的。嗨！出去巡逻是多有意思，又可以打盗贼、又可以当英雄。打死了盗贼可以给受够了压迫的拉祜人报仇，当了英雄又是多么的光荣呵！喜讯传回到自己寨子里去，一定会使娜洛姑娘也高兴，说不定她还会编一支美丽的颂歌唱给别人听呢！

他也有些怨怪排长。他来这前哨部队已十多天了，也不让他出去巡逻一次，老是说什么新同志还没有战斗经验，应该先学习一个时间再出去。他想：别的新兵没打过枪，没有经验，我可不是那种新兵呢！我连豹子都打过呢！我就不信我不如普文，虽然他比我早参军两年，他的准头还没有我大呢！那次和我一起玩弩箭，我一箭出去就射中了一只麻雀，他连一只那么大的乌鸦也没打到呢！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别的人都去打篮球、玩扑克了，石扎依却一个人蹲在菜园里，细心地、熟练地用手拔着杂草。这时，李排长也来了，望着他笑道：“扎依同志，你怎么不去打篮球

呀？”

扎依赶紧站了起来，回答道：“不想去呵，排長同志。”

“你对种菜很喜欢吧！”李排長也蹲了下来。

“是呀！排長同志，在家里搞生产搞慣了，見了这菜地，手里就有点痒呢！”扎依說。

李排長又笑了，石扎依的臉也紅了。他暗想：你笑什么？你又会說我这是老百姓习气吧！哪知道，李排長却說道：“唉！咱們有些同志也太爱玩了，一到了課外活动時間就只知道打球玩扑克，这菜地里長了这么多野草也沒人管一下。应该叫他們向你学习才对。”

听到排長一表揚他，扎依真感到高兴。不过，他尽力裝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讓笑容露出臉上来。过了一会，才大胆地央求道：“排長同志，以后也派我出去巡邏吧！”

“你急什么？到时候自然会派你出去。”李排長說。

石扎依真的急了，他大声說道：“排長同志，我虽然是新兵，可是，我什么都不怕，我会打枪，我还打过豹子和老熊呢！”

李排長一边拔着草，一边緩慢地說道：“你是个勇敢的拉祜人，我当然知道。不过出去巡邏、打伏击可不是那么簡單的事，还要具备許多条件才行。敌人是很狡猾的，你要从每一小点痕迹来发觉敌人。象你們班長就是从森林里一种怪鳥的叫聲，听出那不是鳥叫，是敌人的連絡信号，而捉住了一个藏在树上的敌人……。”

石扎依不等李排長說完，就兴奋地喊了起来：“排長同志，这个我也会嘛；我学鳥叫学得可好呢！”說着他就尖起嘴唇“吱

吱嘎嘎”的学起了黄鹂的叫声，把几只黄鹂也引了来，展着翅膀，直在头上盘旋。

这有趣的动作，惹得李排長又是一陣大笑，黄鹂也被这洪亮的笑声吓得飞跑了。李排長又繼續說道：“巡邏兵是要最守紀律的人，要听从指揮不能随意行动，还要能吃苦耐劳；有时兩天、三天喝不上水、吃不上飯也要一动不动地伏在深草中等待着敌人过来……”

李排長說一句，石扎依就急忙应一句：“我可以，我可以。”

“我看你还不可以，你站崗还唱歌呢；臥在草內打伏击时，你一高兴又唱起歌来了，那不把敌人吓跑了。”李排長故意这样說道。

这又把石扎依逗急了，他漲紅着臉說道：“排長同志，你看，你老是提起那件事。我不是說过了，再也不唱了嘛！你去問我們班長，这几天我在崗哨上一句話都沒說過呢！”

“好，好，这就对了。下次就讓你出去試試看吧！”

“是真的？排長同志。”扎依高兴地問。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現在應該努力学习，做好准备工作：上課时不能打瞌睡，在射击場上也不能隨便說笑，一切都要用心学；还要虛心去請問那些老同志，他們是怎样出去巡邏打伏击的。”

“一定，一定，排長同志我一定用心学习。你放心好了。”石扎依連声說道。他心里一高兴又哼起了那叫李排長听不懂的拉祜山歌来。但，一发觉李排長在旁边，又赶紧不唱了，紅着臉道：“排長同志，你看我又忘了。”

李排長笑了，他觉得这小鬼真有意思：“扎依同志，你唱吧！在这个时候大声唱都不要紧，我很爱听你們的拉祜民歌呢！”

扎依真的大声唱了起来，歌声是那样洪亮好听，可惜缺少一只葫蘆笙来伴奏。

这以后，石扎依确实是在努力学习，在尽力改掉那些与部队生活不相容的自由散漫的习惯。在崗哨上也是認真执行勤务，再也不唱歌、不随便走动了。晚上睡觉前，也能自动把手榴彈、冲锋枪、子彈袋一件一件地仔細檢查一遍；脱下的衣服、褲子、袜子、帽子，也是摆得很有秩序，准备在晚上有了情况时，能够迅速地着好装。

新战士中，是算他进步最快了，指导員也在晚点名时，当众表扬过他好多次。但，他怎么也不满足，他是多么急于想参加巡邏呵！可是，排長还是迟迟不叫他出去。他虽然是心里着急得很，也不敢提出来，只好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

有天晚上，石扎依在睡夢中听見有个人在他耳边輕輕叫着：“扎依，扎依，起来、起来。”

这声音是这样輕微，他觉得眼皮沉得很，怎么也睜不开。这春天的暖和的晚上，是多么好睡觉呵！他没有理会那声音，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站在他床前的那个人低声叹了口气：“唉！这小家伙天天叫喊着要出去，这时要出去了，却睡得这么死。真是沒鍛煉出来的新兵。”

“要出去？”扎依模糊听到了这句话，瞌睡一下子都被撵走了，一咕噜爬了起来，大声嚷着：“我要出去。”

“嘘！不要吵醒了别的同志。”那人轻声制止他。

石扎依这才看清楚是他们班长何良华披着雨衣站在他床前。他知道他那盼望了好久的巡逻任务已经来到了，就赶紧手忙脚乱地起来穿衣服、系子弹袋。

何良华关心地站在旁边，注意着这新兵在第一次出击时的夜间动作，不时低声说道：“快点，快点。不要慌，不要慌，你看你手榴弹袋系反了；等会遇见敌人，你怎么往外掏手榴弹？”

石扎依在急促的动作中穿好衣服，佩好了武器后，又在黑暗中摸索着把被子送起来，打成背包放在床头，然后，才提着枪跑了出去。走到门口，他不禁吃了一惊，哟！好大的雨呵！

外边黑成一片，雨象瓢泼似地撒下来，“嘩嘩啦啦”地打在地上、茅屋顶上、树叶子上，响成了千军万马的声音。院子里一块明一块暗的，那是凹地上已灌满了积水。显然，这阵大雨已下了好一会了。扎依暗暗骂着自己：嘿，你这个人睡得真死呀！天塌下来了也会不知道。

门口已站着了好几个熟悉的身影，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他。

何良华班长清点了一下人数后，就低声宣布道：“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到界河附近去打伏击。这样的大风雨晚上，敌人可能会趁机偷袭我们。为了祖国人民能睡得安稳，我们只好辛苦一些了。”

部队出发了。从这里往界河边上，完全都是陡滑的下坡路。天黑，路上泥濘又多。石扎依有好长时间没有走这样的

夜路了，深一脚，淺一脚的怎么也不能象老同志那样走得稳当。心里一紧张，一脚踩下去，“扑通”一声，就滑倒了。石扎依感到又羞又惭，这么大的人怎么会摔跤呢！他也不等走在后边的班长来拉他，就灵活地一翻身爬了起来。第一个动作他并不是去抹脸上和身上的泥水，而是先用手去摸了摸自己的冲锋枪是不是摔坏了。这是他从老同志那里学来的，那些人告诉他：枪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摔了跤后，只顾自己不顧枪，遇見敌人时，它就会叫你吃家伙。

这一跤摔下去又爬起来，他已和前边的人拉开了一段很长的距离，前边同志手臂上纏的白毛巾已变得模糊看不清了。他赶紧迈开步子往前就赶。正走着时，前边又是“扑通”一声，又有個同志摔倒了。有人說：摔跤也能傳染。也許是这样的吧！石扎依的步子本来就走得匆忙不穩，听到那“扑通”一声，心里一紧张，脚下一軟又摔了个第二跤。

班长赶紧上来扶起他，帶着又关切又有点儿埋怨的語气低声說：“摔痛了沒有？我听你走路的步子就不大穩，你那样慌干什么？應該沉着点。”

石扎依自信还是走山路的能手，他觉得摔跤的責任不能由自己負。他哭喪着臉低声說：“班长同志，这膠鞋滑得很，我穿不慣，还是讓我打赤脚走吧！那样，我还能走得快些。”

“是呀！膠鞋就是滑得很。你初次在下雨天的晚上出来應該穿布鞋才行。不过，你不能打赤脚，那样会把脚刺爛。你應該这样橫着脚走，前脚踩穩了，后脚再下去。不要慌，千万不要慌。”班长輕声地告訴他。

扎依沉住气，学着何良华班长的办法，真的很少摔跤了。

他们鑽进了树林子。林子稠密得很，也更黑了。雨好象很难均匀地飄进来，只能滴滴嗒嗒时断时續地落着。可是，一不小心晃动了树杆或倒垂下来的粗藤，积在树上的雨水，会变成一股粗大的水柱倒瀉下来，湿透全身，打得臉頰发痛。

何良华班长发出了加强搜索的命令。走在最前边的尖兵挺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边走边注視着路兩边的动静，只要有个大胆的脑袋伸出来，或者是有些微細小的呼吸声，那刺刀就会狠力地戳下去。

夜間，这样緊張地在森林里走着，石扎依还是第一次呢！过去在家里打獵时，虽然也是常在森林里进出；可是，一到了晚上，早就和其他的拉祜人在大树底下燒起熾烈的篝火，烤着打到的野味，吃着、唱着了。那里会象現在这样的緊張，連輕輕地一声咳嗽都不行，难怪边地上的人民是那样尊敬解放大軍，当个解放軍就是不容易呀！

他們終於走出了那象个黑色大帳棚的稠密的森林。界河出現在脚下了。下了一夜的雨，河水漲了許多，山洪冲击着岩石，发出一种天崩地裂的吼声，浩浩蕩蕩向东流去。

走出那大森林，眼前也恍惚明亮了一些。何良华班长观察了一下地形，選擇了一个敌人可能从这里偷越入境的方向后，就命令大家进入到深草里、大树后，按照指定的位置埋伏下来。石扎依是在紧挨着何良华班长的一叢深草里蹲着，他屏住呼吸地等待着，只要走过来一个敌人，他下决心一定要把它打死，不，如果可能，最好还是捉一个活的回去。